

张欣毅 著

朔之方

宁夏历史文化随想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数千年来
在这里为开发边疆巩固边疆
筚路蓝缕前赴后继的中华各
民族英雄儿女；纪念各历史
时期在朔方文化沃土上耕耘
的志士仁人！

张欣毅 著

朔之方

贾三坡



宁夏历史文化随想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引言:让我站在高处,看一看这神奇的地方·····	1
1. 水洞沟文化破译:3万年前的热带景观与远古“宁夏人”···	5
2. 朔方与太原:姬周先民的玄黄之梦·····	14
3. 细石器文化与贺兰山岩画·····	24
4. 两山一水之间:自然与人文的契合·····	31
5. 西戎铁马秦汉关·····	39
6. 匈奴鲜卑:两代骄胡在河西再造辉煌·····	45
7. 大唐朔方的两次绝唱·····	53
8. 唐诗中的“朔方现象”·····	60
9. 中唐时节吐蕃在河陇再燃战火·····	65
10. 印象中的西夏与历史上的西夏·····	73
11. 野狐禅之一:两组佛塔偃息的秘密·····	82
12. 野狐禅之二:从死城里流出的活水·····	93
13. 不容菲薄的西夏文化·····	100
14. 六盘山怀古:一代天骄和他的子孙们·····	111
15. 丝路上的宁夏与丝路上的三代商业民族·····	121
16. 宁夏明长城:金三角与三边总制·····	133

17. 明庆靖王的“宁夏诗”及《宣德宁夏志》	141
18. “塞上江南”的全美之境	148
19. 宁夏古代“马政”的兴衰	156
20. 在明清时期宁夏文教蔚兴的桂冠上	166
21. 康熙大帝访宁夏与清初宁夏军	173
22. 回族之乡七百年:大起大落的三部曲	180
23. 温馨纯真的穆斯林文化	190
24. 无言的涅槃	202
后记	215

引言：让我站在高处， 看一看这神奇的地方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作为地理概念的“宁夏”就太小太小了；而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中，这小小的“宁夏”却又张布着超乎你想象的阔大文化空间：那里面时不时承受着八面来雨，一而再再而三地风云际会；那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鬼斧神工之妙、天造地合之作，有中华各民族英雄儿女、仁人志士倾移山心力书就的大丹青……

宁夏的历史文化就像一条龙，曾飞舞于中华古文明古文化的万里长空。如今，它看似化意为宁夏两山一水之间的无数名胜古迹、文化遗存、出土文物，或隐介藏形于茫茫书山文海、雅俗掌故，实则仍深蕴于中华古文明古文化的浩瀚“脉望”之中。

宁夏历史文化的天玄地黄、奥秘奇妙、美哉壮哉使我这个宁夏现代移民的后裔心仪久矣。就如一个久久跋涉于无垠荒漠的行者，蓦然间

发现一片绿洲,我大步流星地向它扑去,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她赐予我的甘霖;恰似一名探宝人发现忽一日竟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宝藏迷宫里,我常常痴痴迷迷地或留连于宁夏的两山一水之间,或走进门可罗雀的图书馆、博物馆,徜徉于有关宁夏古文化的书山珠海……

许久以来我常起莫可名状的冲动,欲把我多年跋涉在“宁夏历史文化”这片神奇之域的体悟感念化作方块铅字,然而总是“东风不与周郎便”,不免辍笔多次。于今,改革开放造就的文化春风虽姗姗来迟却终究绿及塞上。受鼓而舞,我这部小小的“随想录”总算成型了。

既然名为“随想”,那它就不是一部纯学术性著作。尽管书中有我个人的诸多学术见解,但我宁愿读者把它当作一本学术杂想来看。此其一。其二,既称“随想”,我便无意去追求体系上的完整与严谨、考据上的广征博引。我只是试图以一种较为轻松、活泼的写作手法把读者带入我营构起来的一种历史文化氛围和意境走去。其三,我的这本“随想”虽有个人的文化理解性质的“创意”,但绝不是空穴来风,更力避“戏说历史”、“戏说文化”之嫌,尽管这类“戏说”在现在很时髦。

我个人以为,历史与文化既紧密相联,又当有所分野。历史是人类已经走过去的过程和全部的事实(史实),而文化则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历史是文化的土壤,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结出的果实。我这本“随想”,自然是以宁夏的古代历史(上古——清末)为基本线索,但却偏重于对宁夏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的回眸与反思。

宁夏历史文化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个支脉,其本身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当然可以也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眸迄今为止的关于宁夏历史文化的种种著作、文献,我以为主要有两大类四小类。一类是古代人写的,又可粗分

为正统(正史)与非正统(俗称野史)两小类;一类是现代当代人写的,又可概分为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两小类。古人写的涉及宁夏历史文化的正统文献,在史学观念和文化观念上不免“贵华夏轻夷狄”的传统,失真失详失之公允处就忒多;非正统文献虽在史实记述上有与正统文献互补之功,但却多不被今天的许多“正统”学人所倚重。现代当代人写的涉及宁夏历史文化的学术性著作随政治文化大环境的开合可谓良莠参差。大抵只有近十年来新出版的一些书有真正的文化进步之风,但又在读者对象和传播途径方面有相当的局限;现代当代人写的涉及宁夏历史文化的非学术性著作,其基本的取向大都为一般的历史知识介绍性读物或民俗文化(所谓风物志一类),近些年在“旅游文化热”的背景下推出的一些读物,就更有“舍本逐末”之虞了。我的这本不成样子的“随想”大要博采众家之长,以中华历史文化的主流为参照,偏重于对宁夏历史上的大文化、“雅”文化的梳理、反思与感悟。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凝聚体。同理,中华文化也势必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和中外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凝聚体。浩浩中华,有容乃大。而历史上的宁夏便恰处中华各民族大融合、中外多元文化大融合的一大地理关节点上。即使是在已经历了数千年历史沧桑的反复洗礼后的今天,你走进宁夏的两山一水之间仍然能见识到很多在别处不大能见识到的中外多元文化的历史遗存,只是人们过去对之研究(毋宁说是宣传)得不够而已。

“天风荡荡，
给我一副翅膀，
让我站在高处，
看一看这神奇的地方。”

这“高处”便是宁夏历史文化与中华历史文化的交汇点，这“神奇的地方”便是我们脚下这片外拙内秀的文化沃土。

历史上的宁夏有很多别称。我独爱“朔方”。我以为它最能体现宁夏历史文化的底气十足、韵味无穷。至于这原委，我在后面会讲到的。

天风已鼓荡而起，该是动身的时辰了。就让我们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朔方游”吧。

1. 水洞沟文化破译:3 万年前的 热带景观与远古“宁夏人”

水洞沟,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一个原本极不起眼的地名。公元 1919 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覆灭后的第 8 个年头,也是近代著名的直皖大战爆发前的头一年,一位比利时人从银川赴陕北途经这里,无意中发现了—处断崖上有奇异的古生物与古人类文化遗存现象。消息不胫而走。1923 年,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专程来到水洞沟,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并首先在西方公布了他的发掘报告。从此中外考古学界知道并记住了“水洞沟”这个名字。然而,连年的兵荒马乱,阻挠了中外学者进一步考察的一切计划……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考古学家曾于 1960 年连袂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系统发掘。嗣后的 1963 年,享有世界声望的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又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水洞沟”遗址终于被确认为人类

远古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国务院将之列入首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洞沟文化”的时间断代上限大体距今3万多年。如果给稍具考古学知识的朋友找一个大致的参照，“水洞沟文化遗址”当晚于著名的“丁村人”而早于“山顶洞人”，并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由于职业上的便利，加之个人的喜好，我曾多次去过“水洞沟”。然而，每每站在那处著名的断崖上，望着近前那干涸的河床、遍布的砾石、飞扬的风沙，望着稍远一些那匍伏在沙丘上逶迤西下低矮而破败的古长城（这段古长城据说是明代修的，它消失的尽头便是浩瀚的毛乌素大沙漠），心中便涌动无尽的凄迷与苍凉。这种感觉，我已在宁夏南部山区体味过无数次。如果不是在博物馆里亲眼目睹了标明出土于“水洞沟遗址”的众多文物和古生物化石，不是读过不少关于水洞沟的文献，不是听过专家们时不时要侃出些专业术语的专题报告与讲座，真是难以相信3万年前这里曾是中华早期先民的一方乐土。

按考古学的惯例，远古文化遗存往往是以首先发现的地点来命名，如云南元谋猿人、北京猿人，如金牛山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于是，3万年前生息在这里的一支中华先民便被称之为“灵武水洞沟人”，有的考古学文献上甚至干脆称之为“宁夏人”。

3万年，在地球的历史中不算长，但在人类自己的历史中就不算短了。破译3万年前“水洞沟人（宁夏人）”遗留下来的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历史信息，当然是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的专利。

他们说：“要认识现今世界上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就要凭借它们遗留下来的骨骼化石；而对三万年前水洞沟文化时代人类社会的了解，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研究当时人类遗留下来的各

种石器及生活用品。”迄今,在“水洞沟”已挖掘出来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造工具及制作材料已有数万件,生活用品数十种,还有许许多多的古生物化石,在国内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首富了。

于是,他们以他们那特有的观察力、想象力合配上生动但绝不夸张的文学语言为现代的人们描绘出了3万年前“水洞沟人(宁夏人)”的生活情景:

“红日在地平线冉冉升起,三万多年前的宁夏灵武水洞沟一带,充满早晨宁静和安谧的气氛。湖面碧波荡漾,周围草木葱茏。犀牛、野驴、原始牛在湖边茂密的草丛中悠然地吃着青草,羚羊、转角羊在湖与沙漠之间的灌木丛中觅食着饱含露珠的肥美嫩叶,成群的鸵鸟在沙丘中急速行走。突然,一阵呼唤,打破了早晨的宁静,只见一群身披兽皮、手持棍棒及在棍棒上端安装有尖状器的人,从附近的各个住处朝这些动物飞奔而来。……他们抬着猎获来的羚羊,兴高采烈地返回住地。一群老人和小孩高兴地迎了上来。他们燃烧起熊熊的篝火,用刮削器和尖状器将羚羊的皮剥了下来,将肉切成小块,由一位年长的妇女主持分给每人一份。然后他们在篝火上将肉烤熟,大嚼了起来,欢声笑语连成一片。这时,颈项佩饰有鸵鸟蛋皮圆形装饰品的妇女,模仿着猎取野兽时的各种动作,翩翩起舞,充满和谐、友好、欢乐的气氛。”

这无疑是一段言辞优美的文字,但我初读到它时并没有感受到有太特别的地方。类似的情景人们大概都在早些年常在电影院里作为“加映”放映的原始人生活的科教片里见识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还有十分生动逼真的原始人狩猎生活的泥塑模型。充其量,我也就记住了这么几个要点:水洞沟文化远在3万多年前,那时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人们过着极原始的狩猎生活;已经会打制石器和用火,已经有人之初对美的追求,如饰物

(项饰、耳饰)和舞蹈;还有,母权至上的氏族社会……

当然,在考古学家们写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打制石器的问题。因为近现代中外考古学界、古人类学界都普遍认为能打制石器是原始人类“生存技术”的重大飞跃,要不何以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说。

专家们说:水洞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是用十分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的。这说明水洞沟人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已能“打制出各种用途的石器,如制成一侧或两侧有刃的‘刮削器’;一端锐利的尖状器;还有沉重的砍伐器……特别是有纵背的定叶型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的其它遗址中实为罕见,属水洞沟具有特征的器形之一。”也有学者特别强调说:“在水洞沟遗址中,有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

我不是搞考古的,当然难明远古石器打制磨制技术细节的个中奥妙。我以为,从了解宁夏历史文化的角度讲,知道远在3万年前的“水洞沟人(宁夏人)”已经掌握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石器打造技术,有些石器的技术水准在国内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都属罕见……也就差不多了。

本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年某月某日,有传媒报道,宁夏某地引进并人工大面积繁殖鸵鸟获得成功。倏忽之间,我猛地想起,好像水洞沟遗址中就有“鸵鸟”的化石……于是我又重新打量起关于水洞沟文化的文献。

鸵鸟,在动物学分类体系中属鸟纲、鸵科。历数万年的生物进化,鸵鸟已属现代生存着的最大的鸟。在国人的知识结构里,这种世界最大的鸟是与中国无缘的,大抵属于热带非洲的产物,所以又有“非洲鸵鸟”一说。在中国的传统文里,几乎没有一丝丝鸵鸟的痕迹。现代人概念里的“鸵鸟”大抵都是舶来品,无

论是动物园里的鸵鸟,还是文人喜爱的“鸵鸟”牌墨水。由是,对外开放年代里大西北的宁夏成功引进并人工饲养鸵鸟的事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也仅此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在连续几天黄金时间播出的关于“鸵鸟”的新闻报道中,竟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把它与3万年前的水洞沟时代扯到一起。宁夏区内外(就更不用说中国内外)的一般大众,大抵也少有人知3万年前的宁夏地面上就曾有鸵鸟,而且是“成群的鸵鸟”。

以鸵鸟为切入点,使我开始注意了水洞沟文化里自然景观的一面。最早来水洞沟遗址进行学术目的考古发掘的法国人德日进先生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他在考察研究水洞沟人“生存技术”标志的石器的同时,想必也曾对水洞沟时代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可惜,我无缘得见当年德日进在西方公布的发掘报告的中文全译本。现代的考古学者在引用德日进的观点时大多都侧重于原始人的进化及打制石器等属于“人”的一面。专门论述水洞沟文化遗存中传达出来的3万年前的自然历史信息的文章可谓凤毛麟角。

许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还是一篇学者写的有关水洞沟文化的科普读物中见到了这样一段鲜活的文字:“那时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有宽阔的湖泊,绿色的湖水……一簇簇低矮的灌木,丰茂的水草丛中巨大的犀牛、野马、原始牛和活泼的羚羊正悠闲自得地啃食嫩叶。远处的沙漠上,成群的鸵鸟嬉戏于沙丘之间。”这就是3万年前水洞沟人所处的生态环境。

细细品味这段文字,我还是不大能看出“类似现在的热带”的景象。但我深信学者们写文章的严谨,大抵他们描绘的自然景观总是以出土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为依据的。那么,能与“热带”扣到一起的物种绝对是鸵鸟和犀牛。

不管怎么说,这些终归是学者们破译出来的3万年前宁夏

地面上的“热带”景观。

啧啧！竟然是“热带”，这是中国的北方久违了的自然景致；竟然有鸵鸟、犀牛、野马、原始牛，这些都是中国北方已经灭绝了的物种。

我心里极明白，这种热带型（或者至少是亚热带型）自然与人文景观在中国的北方已是万载不复了。时空变幻，沧海桑田，似乎也没有无病呻吟般伤感的必要。然而，联想的翅膀确也不好硬生生地收起——

曾经有那么一阵子，“让历史告诉未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渲染而成为时髦的词汇，似乎颇为深沉、颇为哲理。然而，我总惶惑，只是告诉未来吗？“现在”怎么办？毕竟，“现在”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且分明不可逾越。拿“水洞沟文化遗存”来讲，它的文化蕴含何其丰厚，然而，它却被现代的人在有意无意中肢解了，并非一个自然与人文交辉、“生存技术”与精神文化意念并存并起的完整图景。这个“历史”告诉今天的人们是些什么？分明只是一个残缺的“水洞沟文化”。而通过今天的人再告诉未来的人，能想象出有什么长进吗？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国，但这个文化大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里，更多的是对“人”的世界的倍加关切。中国人也确实早有“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与意兴，但贯穿其中的主流仍是自然环境对人、对人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而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总的态度是放任自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自然科学始终无法从传统的人文大“磁场”中挣脱出来的症结所在。惟其如此，我才倍加看重“水洞沟文化”中传达出来的 3 万年前的自然历史信息，才愈加关注现代的学者们对这类自然历史信息的破译和诠释。所憾这方面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自古即为文明大国、文化大国，造就了现代中国之为文物大国的孤峰绝岸。发掘、保护、展示文物，并借以对大众进行